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八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高季輔

于志寧 玄孫敖
張行成 族孫易之昌宗

于字仲謚見崔
敦禮碑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乃弃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為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母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惟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房玄齡等皆以為然志寧獨建議以為武

昭遠祖非玉業，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旣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喻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寔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臺日戒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歛，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潤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

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綠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旣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旣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鮮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鑿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悞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之疾疹，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於去惡，然

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
况闔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階闈左右宮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
納以爲禍福昔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
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京賈則連首受
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
者則榮逮幼沖迕其意者則災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闈官鄧
長顛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
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鍾鼎富
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謇
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
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
窺觚者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
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
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

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
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闈供奉今乃往來閤內出入宮中行路
之人咸以爲怪伏望狎近君子并勸小人上副聖心下允衆望承乾
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取字不詳小書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
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
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獲立君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
於伯也
陳事於主帝莫不屏於小人昔鄧禹名
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士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
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
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
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愆咎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
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莫識於忠孝則莫辯其是非
近之有損於英盛禮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

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讐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懷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鞠具獄志寧上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今孤復棄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

案左傳聳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疇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禱輟祀方今太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聖迴聖慮察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

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替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准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

仕聽辭尚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弊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鞠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玄孫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德州蓆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關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德率衆來降授陟州摠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察御史多所彈糾

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召近臣令指陳持政損益季輔
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
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
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
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
存尚書八座責成斯在王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
其職仍須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華澆浮先之以敬讓示
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醜言過行見嗤於鄉閭忘義私垢
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
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
營繕工徒未息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
何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州實惟升
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
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糶科非一江南河

北彌復優閑須爲老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室之室封邑足以給資
用勲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放息出
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錐刀必競寔由於此有
黷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旣離鄉
家理必貧賈但妻子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飢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
爲政之道期於易從若不恤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中庸
者多止恐巡察歲去輜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以求其政術今戶
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酌量給祿使得養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
庶官畢力物議斯允又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
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
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
垂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
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昔

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修縣公未徵二年授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為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行成大政常預

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非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眾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縑三百匹駕還京為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太宗幸靈州

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寮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旣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三年遷侍中兼刑部尚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宗即位於太極殿梓宮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持晉州地連震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玄邈窺筭不測而人事較量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尚書左僕射尋加授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復抗表請致仕高宗手制答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實甘萬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已今勅斷表勿復爲辭賜宮女黃金器物固請乞骸骨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柰何舍我而去因

滄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尚書省時年六十七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賜內衣服令尚宮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冊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秘器謚曰定弘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

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旣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傳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

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又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闔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樽蒲笑謔賜與無筭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造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

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等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上之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爲麟臺監封恒國公各實封一百戶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易之一曰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闔朝隱爲之代作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爲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王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爲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爲高要尉張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賊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卧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已乃引用朋黨陰爲之備人有勝其事于路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

勅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鞠之神慶希旨
雪昌宗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暉張
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
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
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
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
所難言者苟非金玉真度松筠挺操安能拂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
宜其論道嚴厲克終顯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倚歎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劑張感宸衷
君臣之義斯為始終

貞宋本作其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九

劉 响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祖孝孫

傅仁均

傅弈

李淳風

呂才

祖孝孫幽州范陽人也父崇儒以學業知名仕至齊州長史孝孫博
學曉曆筭早以達識見稱初開皇中鍾律多缺雖何妥鄭譯蘇夔萬
寶常等亟共討詳紛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陳樂官蔡子元于普明等
因置清商署時牛弘為太常卿引孝孫為協律郎與子元普明參定
雅樂時又得陳陽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瑄飛灰順月皆驗
爽時年老弘恐失其法於是奏孝孫從其受律孝孫得爽之法一律
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
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
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
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黃鍾為宮太族為商

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沽洗爲角應鍾爲宮變蕤賓爲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義山斯著矣然律呂初定樂難復改張至大業時又採晉宋舊樂唯安東夏等十有四曲旋宮之法亦不施用高祖受禪擢孝孫爲著作郎歷吏部郎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孫及祕書監竇璉修定雅樂孝孫又以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爲宮制十二樂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調事具樂志旋宮之義亡絕已久世以爲知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孝孫尋卒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摺三禮增損樂章然因孝孫之本音

傅仁均滑州白馬人也善曆算推步之術武德初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弈表薦之高祖因召令改修舊曆仁均因上表陳七事其一曰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正歲在丁丑起元元在丁丑今

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曰登極所造之曆即上元之歲歲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武德元年戊寅爲上元之首則合璧連珠懸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爲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曆莫能允合臣今割法五十餘年冬至輒差一度則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即能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曆莫能符合臣今造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同自斯以降並無差爽其五曰古曆日蝕或在於晦或在二日月蝕或在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於朔月蝕在望前却驗魯之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造曆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曆命辰起子半度起於虛六度命合辰得中於子符陰陽之始會曆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曆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西眺臣今以遲疾定朔永無此病經數月曆成奏上號曰戊寅元曆高祖善之武德元

年七月詔頒新曆授仁均自外散騎常侍賜物二百段後中書令封
德彝奏曆術差謬勅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
執甲辰曆法以駁之曰案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
畢見舉中者言耳是知中星無定故互舉一分兩至之星以為成驗
也昴西方處中之宿虛為北方居中之星一分各舉中者即餘六星
可知若乃仲冬舉鳥仲夏舉火此一至一分又舉七星之體則餘二
方可見今仁均專守昴中而為定朔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案月令
仲冬昏在東壁明知昴中則非常準若言陶唐之代定昴中後代
漸差遂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遠彌
却尤成不隱且今驗東壁昏中日體在斗十有三度若昏於翼中日
應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極北去人最近而斗極南去人最遠在井則
大熱在斗乃大寒然堯前冬至即應翻熱及於夏至便應反寒四時
倒錯寒暑易位以理推尋必不然矣又鄭康成博達之士也對弟子
孫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

也實正中也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平望定望由來兩術然三大三
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義且日月之行有遲
有疾每月一相及謂之合會故晦朔無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
者合會雖定而葇元紀首二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
終合會時有進退履端又皆允協則甲辰元曆為通術矣仁均對曰
宋代祖沖之父子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同而修之雖差度不同
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黃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為
冬至之恒星東井為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為通理夫太陽行於
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黃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
之說而為斡運之難乎又案易云治曆明時禮云天子玄端聽朔於
南門之外尚書云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
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隨可知矣又云
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先時謂朔日不及時也若有先後之差是不
知定朔之道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蝕三十有五左

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曆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為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之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槩申以明之夫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揔會之時也唯曰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為元首此乃紀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諸曆不明其意乃於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氣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

一九相因行至於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皮延宗本來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難耶孝孫以仁均之言為然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又執孝通舊說以駁之終不能屈李淳風復駁仁均曆十有八事勅大理卿崔善為考二家得失七條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定仁均後除太史令卒官

傅弈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弈曰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弈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實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弈自代遂遷太史令弈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弈之率直弈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言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弈所定也武德二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七年弈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異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徒詐言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莊嚴作福威惟辟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亡此言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作長平久矣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威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羗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虛禱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襄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

臣請令疋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弈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弈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弈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弈言會傳位而止弈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弈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

謂弈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弈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弈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

靈臺儀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寔多臣案虞書稱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混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上圭五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據混天儀日行黃道之明證也暨周末此器乃亡漢孝武時洛下閎復造渾天儀事多疎闕故賈逵張衡各有營鑄陸績王蕃遞加修補或綴附經星機應漏水或孤張規郭不依日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今驗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當定於中全無南北之異以測七曜豈得其真黃道渾儀之闕至今千餘載矣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於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筭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於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

下以識器之畧度時稱其妙又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著書七卷名
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稱善置其儀於凝暉閣加授承務郎十五年
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
皆淳風所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遷太史令初太宗之世
有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
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
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
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
據上象今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
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
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
而止淳風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時術者疑其別有役使不因學
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顯慶元年復以修國史功封昌樂縣男先是
太史監候王思辯表稱五曹孫子十部筭經理多踏駁淳風復與國

子監筭學博士梁述太學助教王真儒等受詔注五曹孫子十部筭
經書成高宗令國學行用龍朔二年改授祕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
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咸享
初官名復舊還為太史今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祕
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子諺孫仙宗並為太史
令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
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
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
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
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
不諧韻太宗即徵才令直弘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
不曉其言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
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

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
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
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
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
今略載其數篇其敘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
宮室蓋取諸大壯迨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
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
之說曰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
此為法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
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
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
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
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
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鄭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真毛皇

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
等諸姓是誰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
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
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謹案史記宋忠
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入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
人財又案上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此即祿
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
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
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剝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
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學輒憂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
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
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
天壽更異案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
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

貧賤又犯勾絞六害皆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合銜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願若長兮美曰揚兮巧趨踰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案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檢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孝文皇帝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皆祿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

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率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順後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而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使利或置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

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
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
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
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
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
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
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
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
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
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
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
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
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

不壞其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
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
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
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
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
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
置年命延促亦曰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
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
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教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
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
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
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
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

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素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睨爾而對賓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顯慶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頓絕使太常增修舊曲才上言曰臣按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

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勅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又案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為送聲合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合韻高宗大悅更作白雪歌詞十六首付太常編於樂府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摠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才龍朔中為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卒著隋記二十卷行於時子方毅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太宗聞其幼敏召見甚奇之賜以縑帛後為右衛鎧曹叅軍母終哀慟過禮竟以毀卒布車載喪隨母轎車而葬友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菊一束於路隅奠祭甚為時人之所哀惜

史臣曰孝孫定音律仁均正曆數淳風候象緯呂才推陰陽訂於其倫咸以為禪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宮三代之法秦火籍燬歷代缺其

正音而云孝孫復始大可嘆也淳風精於術數能知女王革命而不知其人則所未喻矣呂才覈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不亦賢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議蓋有意焉
贊曰祖傳淳才彰往考來裁筠嶰谷運箸清臺推迎翰運圖寫昭回重黎之後諸子賢哉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為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秘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

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誠庶
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
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
秩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
曰傳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
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
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旣以長子守器東宮第
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
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
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
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
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

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
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
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
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
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
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
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
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
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
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
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
漢明章和二帝能友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
國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
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

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
為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
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後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
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
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為天下之主而能殺
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
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鑑不遠足為龜鏡
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
交下曰我不能即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
王為皇太子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
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
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雞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
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彰表明德也
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客

時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
疏曰臣聞信為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
食而存信延陀曩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塞狼山瀚海
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內以為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爾
書鼓毒蠱立為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其
沐和風同食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
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
受其獻食于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
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為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
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
之意有故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
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請
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
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

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秦龍沙以北部落無筭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比敗蒞蒞與突厥亡延陀盛時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陀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茲含育而常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興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

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竊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旣渡遼指期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筭安肯矢謀繇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警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又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剋平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

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橋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

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尤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籠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

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畝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旣伏而立之四海百靈

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旣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旣云廢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僣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

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為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僣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

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豈曰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為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為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韓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為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

荀若徇己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
開皇律行之時以爲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
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
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
品監修國史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
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
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
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
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
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
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
於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
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
前列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憇常觀

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
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
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
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懷然此不待臣言陛
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
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
罪狀斥去朝廷內外旰食成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
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
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
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
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
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忤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
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
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

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誠於事君則群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為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沒其家子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難關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為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為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

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郡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摠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輦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濟兄亘有學行與濟齊名上元中官至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官儀本陳州陳人也父弘隋江都宮副監因家于江都大業末弘為將軍儀所殺儀時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為沙門遊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初楊仁恭為都督深禮待之舉進士

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祕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數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沒子庭芝歷位周王府屬與儀俱被殺庭芝有女中宗時為昭容每侍帝草制誥以故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仍令以禮改葬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聖主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彩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況二佞據銜軸之地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沂水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贊曰褚公之言和樂情情鍾石在簾動成雅音二猗雙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一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璋

趙仁本

劉 响 樂 傳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本居博陵世為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為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督二十年徵為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迴紇鐵勒部落時延陀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又為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因立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永徽四年代

高季輔爲侍中累封固安縣公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祿大夫代柳奭
爲中書令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
年拜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勅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
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祕器贈
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
謚曰昭子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
盧承慶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松大業末爲河東
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并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
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
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竒其明辯擢
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
敘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
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
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向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永

徽初爲褚遂良所構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
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
幸汝州之温湯擢承慶爲汝州刺史入爲光祿卿顯慶四年代杜正
倫爲度支尚書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爲潤州刺史
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爲刑部尚書
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
誠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
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
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幽州都
督謚曰定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
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
爲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
子總章中卒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洺州刺史謚曰簡承業弟承
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錄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

長史薛季旭擇察吏堪爲御史者季旭以聞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是咸陽丞倪若水墊屋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齊卿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齊卿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知節度果如其言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齊卿好酒飲至斗餘不亂寬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承慶弟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爲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遽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乂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即停選限旣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

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脩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整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筭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異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負少今官負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摠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

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
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
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
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
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
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
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益於三學誘掖之方
理實為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
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
聞恩及臣故以為獎進之道未周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
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
可方稱多士遂間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
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為朝
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

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才之今之左即
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
苟且之輩貴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
然後聽選選厚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尚
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
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
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
盡銓衡之理望有整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
多為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
事竟不行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尚書每履
大獄必歔歔累歎奏決之日為之再不食龍朔元年權檢校蒲州刺
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深懷憂
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俄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
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

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為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為亞獻祥道為終獻事畢進爵屠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鷄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鷄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為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既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為酷吏所陷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沒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為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為吏部郎中貞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玄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博覽群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玄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貞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禕始造姓曆改修狀樣銓曆等程式處事勤勞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禕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時人咸伏其強記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玄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賊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賊數既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玄知而大嗟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

行爲時所重敬玄賞鑒多此類也咸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
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
下三品四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
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玄父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
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邵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
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爲中書令調
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玄不協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敬玄
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往卿不得
辭也竟以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
兵以禦吐蕃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玄聞賊至
狼狽却走審禮既無繼援遂没于陣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敬
玄累表稱疾乞還鑿療許之既入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
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
年六十八贈兗州都督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

二子思冲守一
守一郭令孫神別
有得

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
見殺藉没其家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
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
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
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
與洛州錄事參軍蔡連耀交結爲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
爲著姓父玄德瘦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
都督寮吏皆望風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爲
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
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
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爲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
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
寮盡捨罪令復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

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岐州司功叅軍乃市堂材送焉
及義璉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
此豈愛我意哉義璉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
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
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為霖雨所
腐而弃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知而怒曰豈以
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
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
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此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義
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義琰從弟義琛
永淳初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
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為梁州都督轉岐州刺
史稱為良吏卒官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約樂彥瑋趙仁本並有名
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既失德處約
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
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
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賜
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書諱改
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
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為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沒
樂彥瑋者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為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誥闕
上言洎貞觀末為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
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言皆言其枉及尋劉洎劉洎
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
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雲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然其言
遂寢其事彥瑋尋下為唐州刺史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
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為大

同憲官名復舊改為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為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勅皆手自暴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為當時所伏會有勅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念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言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為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為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成亨初卒官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宗之擢太玄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彥瑋獨遇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弈世名卿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崇以茲輔弼無愧德聲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許敬宗

李義府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為管記武德初赤牒擬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

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
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
僚多被除削又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
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茲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
弃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宰
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寮迫無開預今
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寬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
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滸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
藥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
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
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
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
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扑或
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

素等稍得敘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崩位代于志寧爲
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
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
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
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
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
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翼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
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
對曰秦都咸陽郿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
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
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開欲伐
昆明國故因鑄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
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秦其年代李
義府爲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

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
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
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
同為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
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
敬宗深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
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
績并力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
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
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
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新獲數萬
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
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謬在敬宗又
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

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
氏錄新禮皆揔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
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
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
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度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
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休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為之
舉哀廢朝三日詔大行皇帝崩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
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宗將定謚博士表思古議曰敬宗位
以才昇歷居清級然弄長子於荒僻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
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贖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
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異曰謚請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
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謚官太常
博士王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
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

唐傳三十一
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
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諡議為
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諡為繆荅
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奏為繆醜公何曾既忠且孝徒
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况於宗廟之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
有逾於何氏而諡之為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
下重議禮部尚書表思敬議稱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請益曰恭詔
從其議彦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彦伯代作又
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為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
年劔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
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持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
又勅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
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濟為一用嘗獻承華箴

其辭曰遂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闡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為
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
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公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不承寶命允穆三
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標德離
言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誦藝優干
羽九載崇儒三朝問堅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高論喬枝俯
容思順非禮無施前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足蹈則睿問風馳立志
或爽則玄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
善積小而名自闢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
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
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睠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徽
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自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其
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書舍人永徽二
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武昭儀為皇后義府嘗密申

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
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
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
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
人淳于氏坐姦繫于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
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
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
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
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
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
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
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賓客進封
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
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

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爲
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書令正倫每以先
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
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
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友
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
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
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
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
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
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
從輜輞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
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
藻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

出閣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誠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駭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必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為晉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為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義府恥其家

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勲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

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贖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弃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舊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狀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壻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贓並除名長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覓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劾贊之

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各三百戶義玄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戶睿宗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持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剪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孽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弃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過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

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卒崔義玄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為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冲暗嬖妄姦邪阿附豺狼窺固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茲為虎傳翼即又胡顏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趙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悅之謂曰昔稱汝穎多奇士故非謬也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眾來援王世充孝恪於吉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因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遷員外郎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為太府少卿轉

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者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者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今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為西道行軍檢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軍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偽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隴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為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眾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為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為慮那利等果率眾萬餘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為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

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攻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為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游擊將軍仍賻物二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為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次子待甘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滅死

隋名少子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隋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穀十萬斛邊糧益饒

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飢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爲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歸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丞

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帥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承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戟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冢

蘇定方翼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爲子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

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勳一
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摠管至鷹娑川突
厥有二萬騎來拒摠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旣而突厥別部鼠斤
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墜
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
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弃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摠管王文
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
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
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
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
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
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闔外之事不
許自尊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
不從至怛葛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此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

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處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
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爲行軍大摠
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潤爲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
大破之其俟斤嫩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
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懽舍提駁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
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
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橫稍外向親
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
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
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聞賀魯
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直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啞連率其牙內餘
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于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啞連一餘
騎而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于石國擒之而還高宗
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于西海定方以功遷

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踈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能津道大摠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薄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真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

身見在叔摠兵馬即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尚輦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

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絹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杖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

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疋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隼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

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寔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買勇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成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都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壯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

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接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款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比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終日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馳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復寇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

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舉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當建德為普樂令甚有能
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拜建德歸國高祖遣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
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闕婦人
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德
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日
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為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
黑闥於冥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
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
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
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特征遼東召名振問以
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
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
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為名將永徽六
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
殺獲甚衆後歷晉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
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
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曹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
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為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
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
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
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
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偽稱尊
號署百官又進寇綏德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
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
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
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

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
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
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
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
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
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
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
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
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肆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衆
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肆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
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京都授號州
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爲右武侯將軍貞觀七年
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

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
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號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
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
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
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
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解字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
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
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又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
咬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鈴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勳建築有傑世之風然而務
奢爲恒旣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
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
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

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
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
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與逢時立効
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微功奮命
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此卷至四十一卷抄本缺未勘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劉 賄 等修

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于光庭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
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
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
叅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
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
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
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
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
王詢于蒞菑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
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為心一物失

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
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巨野十分纔
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
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
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
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揔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
交泰太宗特降聖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
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高宗征
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
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
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
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
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鬪而
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

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
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
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
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
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
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
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
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纒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外
今平壤之軍旣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
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爲亡虜拔入新羅又
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
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

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

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授信弃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齎其妻子遣使降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弃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

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
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
西歸無心展効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
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俾弱皆報臣云
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
事者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
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
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
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
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當時軍將號令並與高
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泊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
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官逃走
非獨海外始逃又為征役蒙授勳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
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

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成就功業臣聞
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
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
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
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勸責見在兵募衣
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
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
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
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
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賞
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
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
謀策畫經諱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橫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
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

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
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
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
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
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
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
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
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
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
請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
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
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
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
大使兼沮江道摠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摠章二年軍迴以疾

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
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雞林道大摠管東伐
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
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
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
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
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
非邊將才異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
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
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
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
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為
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
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

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賁璽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表辭衰疾怪望既多徯徨失據又云
 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固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為陳倉尉相工表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為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春官舊寮追贈太尉濬子冕開元中為秘書省少監表請為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

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聞而戴氏之勳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甌山縣公兄弟薦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恥為王官遂棄官歸耕父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沮江道大摠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糲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惣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箱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御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赴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

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暨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脩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諱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詛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

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二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言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爲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匡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

恩公許圜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因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處俊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及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旣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旣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

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其屍體處後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
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瑯琊郡公
祖定高馮翊郡守襲封瑯琊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
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
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甚
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
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
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表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
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
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
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
官資高下以為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

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
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
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摠管
尋又為秦州鎮撫右軍摠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
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李遮匭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
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
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
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
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
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遥俄而雲收風
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眾皆悅服比之貳師將
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舊部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
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
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

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匄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抵遮匄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匄使同來行儉釋遮匄行人令先曉諭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匄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匄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卿摠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風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護青詞業率兵討之返為所敗於是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

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弼挺東軍李文暉等摠二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中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餓死遂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弃車散走賊驅車來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車皆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堽今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公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偽可汗泥熟匄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偽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儉復摠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陁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

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埃惶惑來自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
温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
伏念果率其屬縛温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
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摠管程務挺張虔
勳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
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温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
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勲封聞喜縣公永淳
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摠管率十將
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
憲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
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
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別
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畢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
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四選及爲大摠管凡遇賢俊無不甄

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
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
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勳未知
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
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
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勳崔智晉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
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
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鑿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
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
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
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
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
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此更
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並分給親

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為侍中以恩例贈行儉
為太尉

光庭早孤母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
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
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
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眾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
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
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
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
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
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為大贊幣
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
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
言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
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
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上表獻之手制裝美賜給
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誠誠之意
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山陰等令有弘文
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亦立氏之體為之作
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等不就時有上書請以
皇室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
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請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傳百寮
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
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
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分行署亦令門下省之
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
下主事闕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

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
循資格非贊勸之道建議謚為克時人以為希嵩意自上聞而特下
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為
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
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印綬寵被寔多唯德是褒豈虛授也近代
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
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
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
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
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閱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
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馮衆怙力
飾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請葛亮振起窮巷驅駕
宗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
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緝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
天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甌山昌言規正若
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
其謬謚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
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